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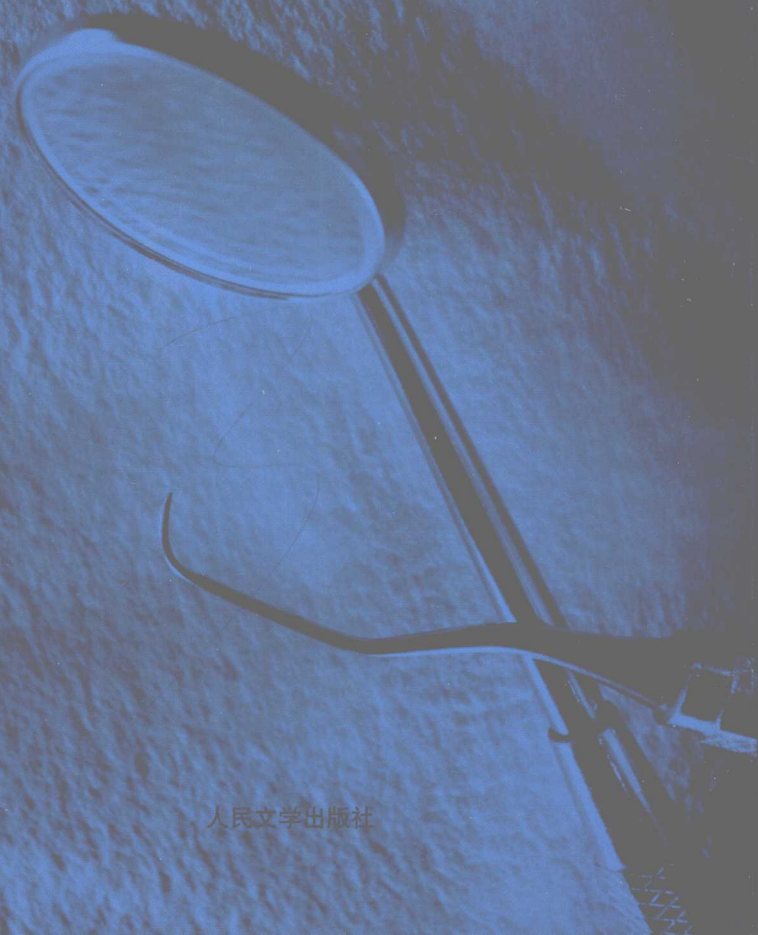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One, Two, Buckle My Shoe

牙医谋杀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庆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16+34

2008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One, Two, Buckle My Shoe

牙医谋杀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庆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8 - 2294

Agatha Christie
ONE, TWO, BUCKLE MY SHOE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One, Two, Buckle My Shoe © 194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牙医谋杀案/(英)克里斯蒂 著;庆云 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590 - 5

I. 牙… II. ①克…②庆… III. 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549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印制:王景林

牙医谋杀案

Ya Yi Mou Sha A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庆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1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3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590 - 5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献给多萝茜·诺斯

她喜欢读侦探小说和吃乳酪,希望这本书能在她不能享受乳酪美味时对她有所补偿!

One, two, buckle my shoe;
Three, four, shut the door;
Five, six, pick up sticks;
Seven, eight, lay them straight;
Nine, ten, a big, fat hen;
Eleven, twelve, dig and delve;
Thirteen, fourteen, maids a courting;
Fifteen, sixteen, Maids in the kitchen;
Seventeen, eighteen, maids awaiting;
Nineteen, twenty, my plate's empty

一是一，二是二，系好我的鞋扣绊儿
三是三，四是四，深宫大门紧关死
五是五，六是六，多衔草枝窝不漏
七是七，八是八，整整齐齐摆放下
九是九，十是十，大肥母鸡咯吱吱
一十一，一十二，人有脑瓜会想事儿
一十三，一十四，少女怀春动情丝
一十五，一十六，厨中自有深闺秀
一十七，一十八，有个姑娘在等他
一十九，整二十，杯盘冷落快散席

目 录

第一章	一颗装饰鞋扣	(1)
第二章	死无对证	(18)
第三章	蛛丝马迹	(62)
第四章	扑朔迷离的女尸	(112)
第五章	笨得像母鸡的女人	(142)
第六章	菜园里的枪声	(170)
第七章	两对恋人	(188)
第八章	女仆的证词	(210)
第九章	凶手毕露	(226)
第十章	尾声	(253)

第一章 一颗装饰鞋扣

1

早餐的时候,莫利先生的情绪不高。他抱怨熏猪肉味道不佳,不知道为什么咖啡看上去像泥浆,还说早餐的麦片一次比一次糟糕。

莫利先生个子很小,但是他的颌部轮廓让人感到他为人果断自信,他的下巴模样表明他爱好争斗。他的姐姐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像女掷弹手,她在给他料理家务。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弟弟,问他是洗澡水又凉了。

莫利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

他瞥了一眼报纸,评论道,看来政府正从无能的状态蜕变为十足的愚蠢!

莫利小姐声音低沉地回答道,这可太不像话。

莫利小姐毕竟只是个普通女人,不管哪个政府碰巧掌了权,她总认为是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因此她逼着弟弟作出解释为什么眼下政府的政策不能令人信服,是愚蠢、虚弱,甚至完全是自杀性的。

莫利先生充分解释了对这些方面的看法后，又喝了一杯让他看不上眼的咖啡，才发泄真正使他气恼的事儿来。

“这些女孩子，”他说道，“都是一个样！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哪方面都靠不住。”

莫利小姐问道：

“你是指格拉迪斯？”

“我刚收到那张便条。她的姑妈中风了，因此她得去萨默塞特郡。”

莫利小姐说：

“真叫人恼火，亲爱的，不过，终究难说是姑娘的过错。”

莫利先生沮丧地摇摇头。

“我怎么知道她姑妈是不是真的中风？我怎么知道，整个事情不是姑娘与那个小伙子事先策划好的？就是那个和她一起外出的很不般配的年轻人。倘若说我见过信不过的人的话，那小伙子就是这种家伙！他们也许事先策划好去郊游的。”

“哦，不会的，亲爱的，我以为格拉迪斯不会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一直觉得她是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

“不错，不错。”

“聪颖的姑娘，确实热爱她的工作，这是你说的。”

“不错，不错，乔治娜，不过那都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小伙子出现之前的事。最近，她变得很厉害——完全不一样了——魂不附体——心烦意乱——紧张不安。”

女掷弹手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说：

“不管怎么说，亨利，女孩子确实要堕人情网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莫利先生厉声说道：

“她不该让爱情影响她当好我的秘书，尤其是今天，我又特别忙！有好几位十分重要的病人。真叫人火冒三丈！”

“我相信，这一定够伤脑筋的，亨利。顺便问一句，那个新来的小伙子表现如何？”

亨利·莫利沮丧地说：

“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糟的人！一个名字也对不上号，工作态度不能再草率了。要是他再不改进，我就要炒他鱿鱼，设法再找一个。我不知道眼下我们的教育有什么用处。仿佛是在培养一群笨蛋。你说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更不要说牢记在心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

“我该走了。今天早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那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要补牙，因为她疼痛难熬。我建议她去找赖利，可是她根本不愿听。”

“她当然不愿听嘛。”乔治娜说道，流露出对弟弟的忠心。

“赖利十分能干——确实能干。他的文凭是一流的。干活使用的是最新技术。”

“他的手总发抖，”莫利小姐说道，“依我看来，他在酗酒。”

她弟弟笑了，又恢复了往常的好脾气。他说道：

“我一点半来取三明治，和往常一样。”

2

安布里奥提斯在萨伏依饭店里用牙签剔着牙齿，独自咧嘴笑着。

一切都进展顺利。

他的运气像往常一样好。想不到他对那个傻女人说了几句客气话，居然就得到如此优厚的回报：哦，不错——真心行善不图报。他从来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慷慨大方！今后，他将会更加慷慨大方。他的眼前飘过种种行善的场面，小德米特里……还有那个好心肠的康斯坦特鲍泼勒斯含辛茹苦地经营着他的小饭馆……对他来说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意外……

牙签在嘴里随意地剔来剔去，安布里奥提斯的脸部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美妙的前景变得暗淡无光，现在得考虑当务之急了。他轻轻地用舌头摸索了一下。他掏出笔记本。十二点钟。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

他试图重新抓住先前的喜悦情绪，可是枉然，眼前的一切都已收缩成几个不加修饰的大字：

“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十二点钟。”

3

在南肯辛顿的格伦戈里王宫饭店里，早餐已经用毕，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正在休息大厅里与博莱索太太说话。一个星期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榻饭店的当天，她们在餐厅里占用了两个相邻的餐桌，她俩便成了朋友。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说：

“嘿，亲爱的，牙真的已经不疼了！一点儿疼痛感也没有啦！我想，也许我要挂个电话——”

博莱索太太打断了她：

“别犯傻，亲爱的，你得去牙科医生那儿把它治好。”

博莱索太太个子很高，引人注目，说话声音低沉。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四十刚出头，她那花白的头发凌乱地卷曲着，她的衣服全走了样，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而她的夹鼻眼镜老是往下掉。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现在她愁眉苦脸地说道：

“不过，你知道，它真的一点也不疼了。”

“胡扯，你刚才还对我说，昨天夜里疼得几乎没合眼。”

“不对，我没有——不，确实——有过，也许是的，眼下，神经真的死去了。”

“那就更有理由要去看牙医啰，”博莱索太太口气十分肯定。“我们大伙都想往后推迟，可是那仅仅是胆小的缘故。不如下定决心，把它治好。”

有句话停留在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嘴唇上，欲言又止。这竟然是表示反抗的喃喃自语：“不错，可是，反正那不是你的牙齿！”

不过，她真正说出口的却是：

“我想你说得很对。而且莫利先生为人又那么小心仔细，任何时候都不会搞疼哪个人的。”

4

董事会会议已经结束，一切都十分顺利。报告很成功，不应当出现任何异议。但是对于敏感的塞缪尔·罗瑟斯坦来说，董事长的举止中出现了某种情况，某种细小的异常。

他的讲话声音中，有一两处特别短促，带有苦涩的味道——与会议的进程不相称。

也许，有某种难言的忧虑？然而，不管怎么说，罗瑟斯坦无法把难言的忧虑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联系在一起。他的感情从不外露，那样合乎规范，从本质上来说那样具有英国人的气质。

当然啰，那肝总是……罗瑟斯坦先生的肝病不时给

他带来些麻烦。不过他可从未听到阿利斯泰尔抱怨他的肝不好。阿利斯泰尔的身体状况完美无缺，就像他那聪慧过人的大脑和如鱼得水的理财能力一样。这不是因为恼人的热情——他不是个喜形于色的人。

然而——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有一两次董事长用手摸着脸。他坐在那儿，手托着下巴。这不是他平常的姿态。而且有一两次他显得——是的，确实心不在焉。

他们走出董事会办公室，下了楼梯。

罗瑟斯坦问道：

“我想，我可以用车送你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笑着摇摇头。

“我的车等着呢。”他看了一眼手表，“我不回城里去。”他停了一下又说：“事实上，我预约要去牙科医生那儿。”

谜底解开了。

5

赫尔克里·波洛从出租车上下来，付了车费，然后摁响了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的门铃。

过了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把门打开，他身穿听差的制服，脸上满是雀斑，长一头红发，举止十分严肃。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莫利先生在吗？”

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可笑的愿望，那就是莫利先生也许被人请走了，也许有病，也许今天不接待病人……一切猜测纯属徒劳。听差后退了一步，赫尔克里·波洛跨进屋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不会有丝毫改变，那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

听差说道：“请问尊姓大名？”

波洛把名字告诉了他，门厅右边的一道门猛地被推开，他踏进了候诊室。

候诊室里的装饰淡雅，然而在赫尔克里·波洛的眼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阴郁气氛。在那上了光的（仿古的）谢拉顿式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报纸和杂志。仿古的普尔怀特式的餐具柜内放着一副舍菲尔德产的镀银烛台和一只装水果和糕点的分层饰盘。壁炉台上安放着一台铜钟和两只铜花瓶，窗户上悬挂着蓝色的天鹅绒帷帘。椅子垫的图案是雅各宾派执政期间的流行式样，画着红色的鸟儿和花朵。

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黄色皮肤，蓄着两撇令人讨厌的八字胡。他注视着波洛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在观察某种有害的昆虫一样。与其说他带的是一把真枪——虽然看上去他倒巴不得带上一把，不如说他带的是一个弗利特牌喷雾器。波洛厌恶地注视着他，暗中思忖道：“事实上，有一些英国人纯粹使人不快，可笑至极，他们一出娘胎就该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地的。”

军人模样的绅士对波洛怒目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一把抓住《泰晤士报》，为了不再看到波洛，就把椅子转了方向，开始认真读起报来。

波洛拿起一本《笨拙周报》。

他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笑话。

听差走进屋叫道：“有请阿罗·邦毕上校。”于是那位军人模样的绅士被领走了。

波洛正在沉思冥想，是否可能有人真的叫这样的名字，这时门又突然打开，接着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当那年轻人在桌旁坐下，不停地翻着杂志的封面时，波洛从一旁打量着他。一个不讨人喜欢而且看上去危险的年轻人，他思忖道，说不准是个杀人凶手。至少他看上去比赫尔克里·波洛的职业生涯中所逮捕的任何一名凶手更像杀人犯。

听差打开房门，毫无针对性地叫了一声：

“有请皮勒先生。”

波洛理所当然地把这声叫喊看做是叫自己，便站起身来。小伙子把他带往门厅后部，转弯来到一个小电梯跟前，然后坐电梯把他领到二楼。在二楼上，小伙子领着他穿过走道，打开一扇房门，进入一间小小的候诊室，又在第二道房门上敲了一下，没等屋内作答就把门打开，然后往后一站，让波洛进去。

波洛进屋后听见了哗哗的自来水声，便绕到门后，发